

蒲公英

話說小鬼子



今天是四月二十七日的「商報大眾論壇」裡的專文，談到紅樓雙老師的《光顧日貨是非》那篇宏文，誠如他老人家所說的，日本鬼子對咱中華民族與東南亞人民所犯下的滔天大罪，罄竹難書，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我跟紅樓雙老師深有同感，在我十幾歲時，對小鬼子就深痛惡絕下，決心不用日本貨。

記得年青時，市面上先是美國貨統領市場，後來美國貨慢慢地退出，市場被小鬼子搶去了市場。如今小鬼子已不如過去那樣輝煌，市面上大都的商場都是「中國製造」，由中國資本主有的百貨公司已如「雨後春筍」一片興旺。鬼子製造的日用品已不像從前那樣氾濫成災。

最近我與家人從中國台灣省基隆市碼頭登上郵輪，同船的有不少台灣省同胞。記得船前檢查證件，在我前面不少講著流利的閩南方言，縱使他們美其名為「台語」，也不能說有哈毛病，要是我們祖籍泉州人氏，講泉州話，口口聲聲說那是「泉語」聽起來好像怪怪的。台灣方言跟閩南方言沒什麼不同。台灣話就是閩南話，跟泉州話是同根同源。

排在我前面的那些台灣省同胞，拿的是「日本護照」。後來船靠日本口岸，就搞不清他們是人或鬼子了。他們又給日本移民官員那本日本護照，還支哩哇拉地跟那些倭人說著倭語，這些人到底是華夏子孫，或者是日本鬼子呢？我糊塗了。可不可以說他們是潛伏在中華大地上的日寇。好在那些倭人都已七老八十，不足為患，他們的子孫後代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樣，能操「鬼話」，心向鬼域呢？

這些窩藏在祖國的台灣省的倭寇，解放台灣後將如何處理，是將他們趕盡殺絕，或者還是秉承老祖宗的美德，以德報冤，放虎歸山，我不甚了了。

小鬼子不僅對中華民族有著血海深仇，牠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東南亞人們也同樣燒殺搶掠。

我年青時有過幾位顧客，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二位老奶奶。

一位那時應該已是八十多歲的老奶奶，她年青時在中呂宋經營布店及針線，她的幾個兒女都已成家立業，有的改行經營建築業，她的老店老奶奶就是不肯放棄，那是她年青時與她的另一半，併手抵足，賴以養大一群兒女的老本營，老奶奶的兒女侍母至孝，為了博得老人家的歡心，把那間布店及針線舖子繼續經營下去，聘用很多人手，老人家沒閒著，時不時地由女兒、兒媳陪她到峴市進貨。她老人家還是很明，價錢從不含糊。

聽說，這位老奶奶的另一半，年青時，她們的小鎮也淪陷了。有一天，她的另一半一早出門就沒回來，被屠殺的華僑與本地人有上千人。

另外一位在近碧瑤的山下，故事也是大同小異，這只是冰山一角。

我年青時，有位老司機，他會唱鬼子的國歌，他也曾目睹小鬼子把嬰兒拋向天空，再用刺刀去迎接。在VISAYA區，還有位要好的客戶，年青時，曾經跟鬼子兵賭過錢，他們二、三個合起來，贏了倭寇不少錢。那年代應該是他們的市鎮被血洗過，又已恢復正常生活。

還有位老師，小時候被倭寇抓去，不知怎地，機靈的他居然能逃出生天，躲在草叢裡，親眼目睹倭寇把那些無助的老百姓用粗鐵線，從左耳穿到右耳去，一個接一個，最後像炸蟻一樣，推入大海。

這些聽來的慘絕人寰的血淚史，至今我還未能忘懷，也不敢忘記。

如今鬼子又蠢蠢欲動，牠們說什麼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我們應該以牙還牙，琉球有事就是中國有事，是跟小鬼子算總帳的時候了。

2026年4月27日

老油條

讀《閩南記憶》一書有感



走這趟紛紛擾擾紅塵，緣就像偶爾陌生相遇短敘一回，或如久別好友巧遇喝杯咖啡談心。可是人與人之間相遇確是上天緣份的湊合，然而，歸根結締人生在世沒有不散的筵席，天地間也從沒有不死的奇人。紅塵上一個能留下給人懷念的回憶，是值得人們讚賞，睜眼塵緣就有些人留下的是輕如鴻毛，有些人卻重於泰山，更有些人留下的是被人臭罵萬年……

這本《閩南記憶》小冊是家鄉石獅鄉親為王宏榜記敘了他的前世今生。王宏榜1935年生於石獅塔前村，小學就讀於塔光小學，小學畢業後考入石光中學，宏榜自幼聰明伶俐愛好文學，在校期間常被老師上一條勞動模範學生紅帶……。1950年接到旅居菲律賓父親來信，要宏榜與姐姐前往菲律賓，但當時來菲辦入境手續相當麻煩，要在香港作為中轉站，辦理前往菲律賓手續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所以宏榜報名進入香港「福建中學」繼續中學，香港福建中學是一所愛國學校，也被套上了一頂「左派學校」大帽。1951年秋，香港九龍城「調景嶺一場大火」，一萬多名貧民被燒無家可居，中國政府打算派遣一個慰問團前往慰問，宏榜當時跟著一些愛國學生前往關口歡迎，卻遭國民黨右派學生阻攔，演變成衝突群鬥，大批香港警察趕來抓捕，宏榜當時不及逃脫與漢華中學、香島中學、福建中學多名學生被抓關進香港西營盤警察局。從此愛國激情過後，雖說是有驚無險，但卻也讓王宏榜寫下了生命中難忘的一頁……

來菲律賓後王宏榜讀完培元中學，再考入菲律賓華僑師範專科學校。師專學生們有著兩個不同的政治信仰，一部份進步學生信仰共產主義，另一部份學生傾向台灣國民黨，右派學生創辦了「智識與生活」刊物，由林孝清、張燦昭、黃守信、朱炳泉等，顧問蔡景福。而當年22歲愛好文學的王宏榜邀請同校愛好文藝的青年，恭請了顧問楊建為「椰風文藝半月刊」封面題寫刊頭，當年由王宏榜、陳扶助、吳若艾、孫年增，指導員王平陵教授組成……。1957年椰風文藝創刊時，正是華社國共鬥爭從國內延伸到海外最嚴重時期，也就是當時僑界稱之白色恐怖的年代。報紙雜誌當時都要受到監導，要順應本地黨棍意志，喧揚國民黨德政，報刊雜誌一有報導國內現狀或家鄉消息，那就是會被架誣為共匪宣傳，被套上共匪同路人的紅帽子……。椰風文藝刊登的故國鄉訊，是純屬報導家鄉一花一草的現狀，但在這些雞腸小肚本地國民黨黨棍眼裡，就是觸犯了國民黨控制華社的紅線，於是硬軟兼施脅逼，最後通過教會向宏榜勸說，椰風文藝月刊終於只好停辦，直到1978年菲中建交後，王宏榜決定悠悠長江心不死，恢復了停刊20年的「椰風文藝月刊」繼續報導家鄉近況風貌，同時也為一生堅守愛好文藝獻上了畢生的心血……

我也大約於1955年前後加入光漢國術館，與王宏榜同屬光漢第二代。1972年王宏榜與菲律賓濱光漢國術館結下師兄弟這個緣，正式宣誓插香成為光漢國術館盧慶輝師父弟子。菲律賓濱光漢國術館是1937年開名泉州南門外，南少林五祖拳一代宗師盧言秋別號「虎武秋」在菲律賓所創，在那個不太平風雲詭譎的年代，最艱巨的是遭遇1943年在日本鬼子蹂躪下的菲律賓淪陷時期，光漢十八位師兄弟為了正義挺身而出為不甘菲律賓被日本鬼子侵略凌辱，抱着一股拋頭顱灑熱血的正義，保衛寄居地千萬個無辜的靈魂，冒着自己生死潛入參加地下組織向日軍侵略者作出突襲和暗殺，它譜寫出可歌可泣正氣凜然勇敢的武德，視死歸的犧牲，標榜出忠貞義氣光漢子弟的信念……

1976年前國家領導人李先念應邀來菲訪問，當時受到台灣和本地國民黨份子多方干擾脅迫，許多本地華人華僑都畏懼到機場迎接，怕被點油封殺作記號，華社社團唯獨光漢國術館不信邪，不怕本地國民黨強權惡棍施壓，衝破層層阻攔，決定派遣光漢師兄弟和舞獅隊配合本地愛國老華僑前往機場迎接中國總理李先念到訪……。這一舉動驚動當時整個華社，也帶頭撕裂這些烏龜王八蛋掌控控制華社的囂張局面……。王宏榜和光漢子弟全部都被列入不能進入台灣的黑名單，整整有數十年，我老李也不例外……

菲中建交後不久，中國使館文化處發給華社國術界光漢一張唯一的請帖，邀請光漢國術館前往湖南湘潭參加全國第一次武術代表大會。當時王宏榜以秘書長身份與館主盧慶輝師父一道，率領24位光漢師兄弟代表團前往祖國參加切磋比賽，成為全世界第一個訪問中國的海外武術團隊。並與來自三十多個省市武術代表同台表演切磋，當時大會提出「讓中國武術走向世界」的建議……得到大會久久鼓掌不停歡呼與贊同……。1990年王宏榜眾望所歸成為光漢國術館主席。1991年9月王宏榜再次連任為第52屆光漢國術館主席。在任期間曾與館主盧慶輝師父訪問泉州、石獅、馬來西亞、印尼、澳大利亞等等。

王宏榜是一位善文能武奇才。它為武術界和文藝界弘揚中華文化所做的貢獻，值得人們的佩服和讚賞。作為一位生活六十年在菲律賓的老華僑，王宏榜不忘初心，始終抱着對故鄉一草一木的荷護和惦念，同時也做出它能力所及的貢獻。儘管那滔滔不絕拍岸的海水都沖不走淤積在胃腸裡家鄉溪水的沉沙，身居海外心繫故國……

但終究為了綿延不息生於斯長於斯的第二代，宏榜也鼓勵他們融入主流生活中方面面轉轉不息的第二故鄉菲律賓，也必須盡力做好有益菲中友好外交工作，為祖國和菲律賓長久友好，和平相處，做出些微薄之力的貢獻……

稿於2026年4月15日

鄭亞鴻

這裡走出以筆為刃的革命戰士

——探訪莫耶故居



「夕陽輝耀著山頭的塔影，月色映照著河邊的流螢。春風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結成了堅固的圍屏。啊！延安！你這莊嚴雄偉的古城，到處傳遍了抗戰的歌聲……」這首歌叫《延安頌》，它的詞作者叫莫耶，而莫耶的故鄉就在安溪縣金谷鎮溪榜村。好幾次途經金谷鎮，我都想到莫耶故居參觀，卻因種種原因未能如願。

近日，泉南協會組織到安溪金谷安南永德蘇維埃政府舊址及莫耶故居參觀，我終於如願走進莫耶故居。莫耶故居在安南永德蘇維埃政府舊址對面，始建於1907年，原名「逸樓」，為二層西式建築。故居主體分兩層，一樓大廳右邊整面牆刊登著《延安頌》的詞曲，二樓設莫耶紀念堂。紀念堂陳列著其生平資料、《延安頌》手稿及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活動影像等文物，現為泉州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有講解員為我們講解。

莫耶原名陳淑媛，生於1918年，祖父是緬甸歸僑，父親是國民黨少將。16歲的莫耶受革命思想影響，選擇了一條與父親決裂的道路。在母親的支持下，她帶著18塊銀元，只身前往上海，任《女子月刊》編輯。

1937年10月，莫耶赴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期學習，從此更名莫耶。1938年春，她進入魯迅藝術學院第一期戲劇系學習，夏天轉入文學系。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習期間，受寶塔山和延河景色以及延安濃厚的抗日氛圍啟發，莫耶創作了《歌頌延安》歌詞，由鄭律成譜曲，後更名為《延安頌》。

這首歌表達了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

略者的堅強意志和對延安革命聖地的熱愛和崇拜，成為一曲激發抗日愛國熱情的戰歌，也是抗戰時期最具感召力的音樂之一。

此後，《延安頌》從延水河畔、寶塔山下傳頌到抗日前線和全中國，甚至遠播至海外，成為革命聖地延安的光輝象徵。

1938年冬，莫耶跟隨賀龍奔赴華北抗日前線，任八路軍一二〇師政治部宣傳幹事，先後在八路軍師戰鬥劇社、戰鬥報社任教員、編劇、編輯和記者。

期間，莫耶以筆為槍，創作大型話劇《豐收》《討還血債》《齊會之戰》《百團大戰》、獨幕話劇《叛變之前》《到八路軍裡去》、歌劇《荒村之夜》等文藝作品。莫耶也被譽為「以筆為刃」的革命戰士。

看到莫耶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的照片，我想起上初中時，我們課室黑板報上方就寫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4個大字，這是抗大的校訓。老師還教我們唱抗大校歌，我至今還會唱：「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

莫耶就是集合在黃河之濱的中華民族優秀子孫之一。若問什麼是延安精神，莫耶身上體現出的就是延安精神！

講解員一結束講解，忽然，《延安頌》嘹亮的歌聲在故居裡響起，原來是一位同伴在用手機播放。「啊！延安！你這莊嚴雄偉的城牆，築成堅固抗日的陣線，你的名字將萬古流芳，在歷史上燦爛輝煌！」抒情又富有戰鬥氣息的歌聲在莫耶故居中迴盪，它所蘊含的愛國情懷和奮鬥精神跨越時空，激勵著後人不忘初心，砥礪前行！

(2026年4月30日)

林輝煌

中菲佛緣：隱秀寺百年重建記



福建南安溪美街道的南山腳下，藏著一段跨越百年的佛緣往事。這片形似「童子拜觀音」的風水寶地，曾坐落著明代永樂年間始建的「西姑庵」，卻在歲月流轉中湮沒於荒草。直到抗戰烽火燃起的1940年，一則來自佛祖的托夢，讓這座古庵迎來重生的契機。

托夢的對象，是遠在菲律賓的清和姑。這位俗名陳遷姑的南安火爐塘人，自小體弱便持齋禮佛，十四歲帶髮修行，二十歲又孤身朝禮普陀山受戒。清末戰亂時，她南渡菲律賓本為化緣供養故鄉三寶，卻因見華僑精神無依，便留居馬尼拉弘法，被當地信眾尊為「清和開土」。或許是「人心透佛耳」的虔誠打動佛祖，夢中佛祖指引她返鄉重建西姑庵——這既是對故土的眷顧，也是對亂世中蒼生的庇佑。

清和姑遵夢歸鄉，在荒草叢生中尋得西姑庵遺址。見此地面朝南山、背有依靠、左右拱抱，風水絕佳，便取「隱於南山、秀藏佛性」之意，更名「隱秀寺」。彼時南安縣城剛遷溪美，首位縣長顏德貴親題匾額，足見對這座寺院的重視。新加坡龍山寺的廣淨法師（後來的亞洲佛教會會長）也曾在此駐錫，一時香火鼎盛。可清和姑掛掛菲律賓佛緣，又重返馬尼拉，於1949年在加洛干市再建一座隱秀寺，轟動當地華僑界，成了兩段佛緣佳話。

遺憾的是，南安隱秀寺的命運始終與時代沉浮相連。戰爭年代，廣淨法師返新，僧尼四散，寺院淪為荒山野林中的寂靜角落。

建國後百廢待興，它先後被用作果林場、專業隊隊址，到七十年代終因年久失修倒塌，只留斷壁殘垣訴說過往。

轉機始於改革開放的春風。1993年，廣淨法師應邀參加南安撤縣設市慶典，心中縈繞多年的隱秀寺佛緣再度萌發。他多次向市領導提議重建，還率先捐資新幣一萬元（折合人民幣五萬元），為重建埋下第一顆種子。

1997年，旅居香港的陳世冊先生回到三峰故里，聽聞隱秀寺往事，桑梓之情與佛心共鳴，在女兒陳麗清協助下捐出十萬元啟動資金——這兩筆善款，如同甘霖，喚醒了沉睡的南山佛地。

同年七月，經泉州市統戰、宗教部門同意，「南安市隱秀寺籌建委員會」成立，陳世冊任主任，廣淨法師任名譽主任。籌委會成員無私奉獻，先修通往寺院的公路，再

廣發倡議募集善款，各項工作開展有條不紊。1998年二月十四日，隱秀寺奠基儀式舉行，隔天大雄寶殿便破土動工，重建之路正式開啟。

建設過程中，諸多「佛祖顯靈」的故事，讓信眾愈發堅定。資金短缺時，漳州古建築工匠陳金秋主動找上門，提出「墊資承建，建好再還」，直言「建寺院終會有錢」；大雄寶殿油漆工鄭丁輝也願賒賬十萬元，解了燃眉之急。填基礎時，小工抬舊條石，新麻繩竟被刀切斷，占卜得知是佛祖不要舊石；豎龍柱時，價值不菲的青石雕龍柱突然傾倒，壓中一名工匠，眾人慌忙移開後，卻見工匠毫髮無傷，龍柱上端粘接處斷裂——若非此次意外，誰也不知龍柱有隱患，陳金秋當即換了全新龍柱。

1999年九月十九日，觀音菩薩出家紀念日，大雄寶殿竣工慶典如期舉行。數千善信雲集，卻因籌委會經驗不足，迎佛的三輛新車遲遲無法啟動。眾人重整秩序，列陣焚香，派掃把掃路、鳴炮開路，三輛車竟奇跡般同時發動，佛駕順利進駐。那一刻，香火繚繞，鐘聲、鞭炮聲響徹南山，隱秀寺自此香火不斷，日益鼎盛。

此後二十餘年，隱秀寺在歷任管理者手中穩步發展。2000年成立管理委員會，2001年立碑記錄復建緣起；2005年釋賢光法師任住持後，借觀音三大紀念日設素宴、掛善信橫幅，還聚人氣又擴影響，善款漸豐。2004年還清所有欠款，2006年建功德堂，2007年買下周邊54畝山地，2008年建大悲殿，2010年建天王殿，2012年建隱秀寺大廈，2016年建藏經樓……至2017年，寺院已先後投入兩千多萬元，不僅完善了殿宇設施，還捐助貧困大學生數人，踐行「扶危濟困」的佛心。

如今的隱秀寺，風光旖旎，佛光普照。距南安市中心城區僅兩公里，7路公交車可直達。

南山環抱中，荔枝、龍眼、楊梅、芒果等果樹成林，「綠樹紅果掩明珠」的景致幽靜清新。

隨著市區二環路開通，它與南山公園相連，正朝著「觀光、禮佛、旅遊、休閒、避暑」的方向發展。

從明代西姑庵到今日隱秀寺，從清和姑的托夢重建到海內外僑胞的共襄盛舉，這座寺院的百年變遷，既是一段佛緣的延續，也是一方百姓對國泰民安的祈願。香火繚繞間，南山的風似乎還在訴說著那些關於虔誠、堅守與重生的故事，庇佑著每一位前來禮佛的善男信女。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